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提綱

目録
卷一至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衢葵

經部五

春秋提綱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提綱十卷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彛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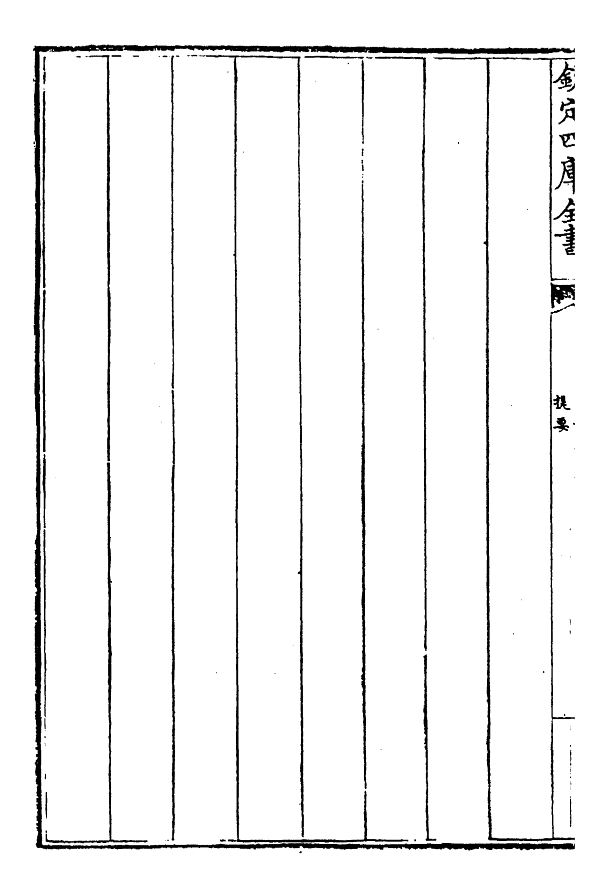
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為例者故其言闔肆縱橫純為史論之體葢說經家之别成一格者也其禨例門中論春秋為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説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

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乾隆四十四

年二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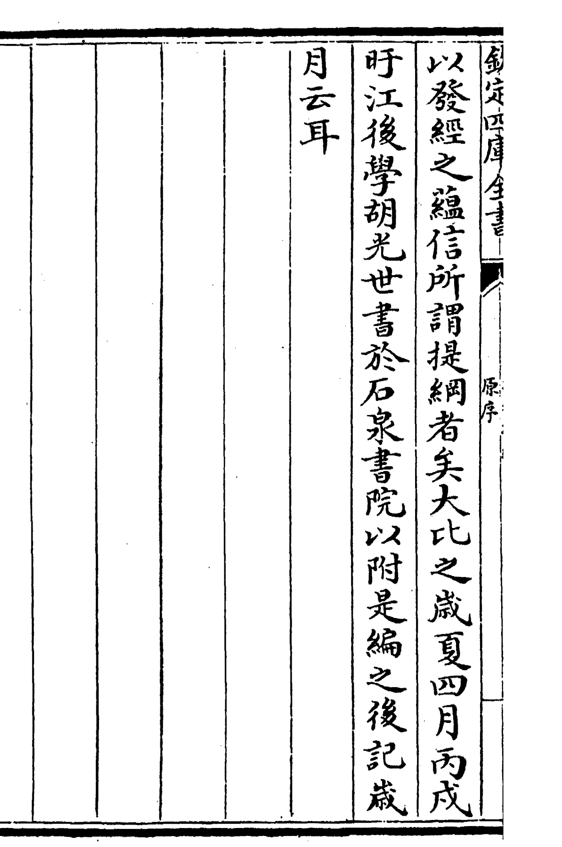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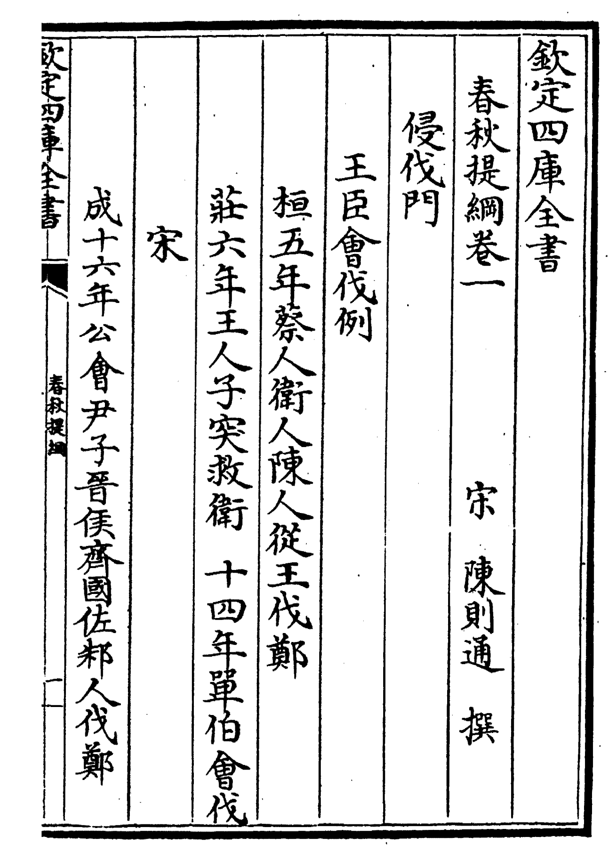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春秋提綱原序

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檃括諸傳苞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濶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秘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


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大比之歲夏四月丙戌盱江後學胡光世書於石泉書院以附是編之後記歲月云耳




春秋提綱卷一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

宋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嗚呼征伐自諸侯出其昉於春秋之何時乎小國相伐

無足論也隱之四年翬會諸侯伐鄭其昉於斯時乎曰不然此諸侯私相伐也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也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於是三國會於中丘其必昉於是公之九年也曰又不然强如齊僖詐如鄭莊緦緦然懼無以服諸侯猶借王命以臨一宋不可謂征伐自諸侯出也按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擅伐人者叛也春秋之初特王朝司馬之失職耳典刑稍正誰敢犯哉余故曰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尚可

為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惓惓焉伐鄭之舉京師猶有書伐者救衛之舉京師猶有書救者莊公以後經絶無之矣王命虢公伐曲沃（隱五年）立哀侯諸侯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虢公討樊仲皮（莊三十年）諸侯猶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絶無之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之年也然則昉於小白圖伯之何年耶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之役也會伐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泰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

朔羣后以師畢會諸侯會武王之伐者也單伯會伐則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諸侯出之始歟雖然是役也周人之所甚疑也前乎此未聞乎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伐者也今乃堂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甥之齊不往則甚難於齊其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焉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境伐其邑而單伯乃會於是年之夏遷延頫望之意可見也然自會伐以後經無出伐

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討也使名伯求媚於齊侯且請伐衛焉征伐之權倒置如此周遂無以為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侯經營伯業莫重乎名陵不請命於周為可辠不知伐宋之始未得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名陵之役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之也向也伐衛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伐於周哉推原其由單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名伯請伐衛天子之權再失也名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役移

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嗚呼周柄雖移諸侯猶以周目之也日久日忘則諸侯有以列國視京師者矣單伯之來其會其否權在周也自後晉召而莫敢不来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劉子成子與焉春秋不書甚不欲單伯之事再見也鄢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憑陵京師曾不若邾杞然單伯之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弟與諸侯同序則晉人以列國而例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

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是冬單子又以會伐至爾范宣子聘魯賦摽有梅猶惡其汲汲名師於魯也其可以汲汲名師於周哉設使匠麗之遊不遇則王師之役固無時而已也蓋當是時晉厲暴虐不得不從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妝征伐之權而力不足簭之戰鞏朔獻捷於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似乎責晉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

齊移之晉亦如郜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年數矣豈區區片辭所可請復哉抑愚閲春秋世變而思其故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専盟會伐號為小伯意王室無能為者矣一旦天子震怒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其仇讎奔走從命於下執事寤生不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衡於王室猶有鬼神祝聃之矢誰為之當服春秋之上刑矣使王室有可為之

機而沮之者鄭寤生之辠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威權當復歸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圖未興王室可為之機間不容髮王人子突救衛其善於投機者歟奈何祿父之後襄公繼之甫田一詩述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衛敢於抗王五國皆有辠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圍郕侵欲不忌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辠也自單伯會伐以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狎主齊盟周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役楚始大創平丘之會晉

失諸侯此皆周室可為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瓦不仁
拘唐蔡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晉無以
合諸侯而歸之周入東周以来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入春秋以来所未見之文也會
十有八國之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
陋矣哉吳興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為之機而自棄
之者周之辠也王師始於伐鄭卒於侵楚此王室所以
為始終者也吁豈特王室之所以為始終者哉單伯以

前諸侯有私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為始終也吁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為春秋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為戰國

齊晉楚伐鄭例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衛人伐鄭　荆伐鄭

二十有八年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　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齊人伐鄭

二十有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楚人侵鄭　四年楚子伐鄭　五年楚人伐鄭　九年楚子伐鄭　晉郤缺師師救鄭　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有二年

楚子圍鄭　十有四年晉侯伐鄭
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六
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
救鄭　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十有五年楚子伐
鄭　十有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人伐鄭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八年楚公子貞

師師伐鄭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救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二十有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有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 鄭師敗績

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予按春秋陳蔡鄭許皆邇楚之國經書伯主謀鄭之事最詳謀陳蔡許之事最略夷狄爭鄭之事最多爭陳蔡許之事最少楚之有陳蔡許猶晉之有宋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而為六國之所顰笑晉不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僖二十八年之圍許文十五年之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役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而問宋魯衛僖二十七年

之圍宋公會盟於宋宣十四年之圍宋歸父會於宋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於蜀是時鄭役於楚故也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盖其國有北制之險有京櫟之固控扼其地而示天下諸侯以形勢則莫敢先動此五伯所用武之國而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績以有鄭晉文獻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以有鄭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强楚秦襲鄭而不克則伯止於西戎得之者强失之者弱得之者成失之者敗

獨惟一鄭焉耳鄭於春秋其關於一時伯業盛衰之變豈淺淺哉予嘗諦觀齊晉楚爭鄭之事而斷以春秋之法莊十六年荆伐鄭以後鄭無心於從楚而開其從楚者吾不辠鄭而辠王文九年楚伐鄭以後鄭有心於從晉而不專於從晉者吾不辠鄭而辠晉成十六年戰鄢陵以後襄十一年會蕭魚以前鄭始決意於從楚屢煩晉師而後得鄭者吾不辠晉而辠鄭蕭魚既會晉不復有事於鄭而楚爭之患氣焰亦少息矣東遷之初鄭莊

虎視諸侯雖國邇於楚四十五年間荆人亦不敢輕犯之也莘之役以蔡侯歸脣亡齒寒鄭為之次是時鄭人席寤生之餘威遺烈且不甘心于齊以侵宋其肯屈意以從楚春秋於荘十六年書齊宋伐鄭又書荆伐鄭其志齊晉與楚爭鄭之始歟從楚不如從齊從蠻荆不如從諸夏齊宋来伐鄭人從齊之計始决荆伐齊救桓公待鄭之意甚勤繼又稱伐者三堅壁不動鄭人豈不欲從楚畏犯不義天下諸侯共斥之也召陵得志雖鄭甚愚

當知齊伯之為可依且國無内難何憂何懼而欲從楚哉首止之役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前此楚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非天子有命鄭不至此也新城之圍踰時不下齊再來伐黽勉乞盟所幸召陵一役楚人不敢北向謀諸侯設使乞盟之後楚復伐鄭鄭必釋然舍齊而從之矣桓公即世鄭伯始朝於楚勇行不顧恃有前日之王命在使宋不得以伯楚得稱爵以會諸侯則鄭為之也城濮一役鄭

始受盟豈忍舍疇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邪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圍鄭之師推原其由鄭人不敢萌從楚之志而開其從楚者皐不在鄭而在王也狼淵之役鄭及楚平此如飽鷹颺去之時會公於棐宴公於棐猶作飛鳥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辭氣懇懇令人惻然此果無意於晉而為之哉新城之會出幽遷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是時霸主之權逸在大夫有齊宋之賊而不討有二扈之會而無成失

鄭之皐職晉之由將諸侯而會棐林者趙盾也棐林以後晉三加鄭而稱人一救鄭而書將晉君不在諸侯不知楚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而不止自宣公之三年至十有二年楚師之加鄭者六楚子之自行者四加以徵舒失討楚人遂得以竊伯主之權始入陳而次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大臨復脩城以固守甚不得已則肉袒以逆此時此情晉獨不諒之邪邲之戰皇武子猶入晉師以告楚之情則鄭之從楚出於無可奈何我

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辠哉邲之後晉人懲前日大夫之失策每伐鄭多晉君之自行一伐而鄭懼再伐而鄭服鄭自是不敢貳晉者七年受楚賂而與之平辠固當討鄭伯來朝而執之誘也行人無辠而殺之暴也鄭別立君辠亦當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伐鄭毋乃燕伐燕邪推原其由鄭人未嘗無從晉之志而不專於從晉者辠不在鄭而在晉也成十五年暴隧之侵鄭固從楚明年鄢陵一勝王夷師熸此正鄭

人北向從晉之檏奈何鄢陵以後三舉晉師三屈王臣而鄭不来晉悼方興初年伐鄭次年侵鄭而鄭不至若曰晉厲暴虐鄭不可從悼公方明舍晉焉適成公以楚君集矢之故生死從夷子駟息肩之請曽莫之恤楚鄭之交牢不可攻矣嗚呼召陵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齊城濮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晉鄢陵之役反足以堅鄭之事楚此三大役皆春秋非常之事不足以得鄭向非有悼公之才有知武之謀拔一鄭於簞路藍縷之中而

置於衣裳玉帛之會鄭不胥為楚乎自虎牢大城扼鄭咽喉以臨鄭鄭人之急朝不及夕五會皆從則晉人之識地勢也自戲之同盟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楚之謀鄭愈疲而晉之謀鄭愈逸三駕不敢爭則晉人之識兵勢也蕭魚未會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蕭魚既會而不盟鄭人服役於晉者二十有三年則悼公之才正不在桓文下矣推原其由鄭人決然有從楚之志師勞力竭而後得鄭者畢不在晉而在鄭也故鄭人自荊伐以

後受大國之兵爭一百二十有八年會於蕭魚而晉討之文絶盟於宋而楚爭之文絶外憂方弭内難疊生子孔伯有子晳之禍因仍而起直至國僑誅駟氏之年内外始寧而春秋已告莫矣抑人亦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朝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抗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伐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雖然一鄭之微不足論也予讀春秋楚人伐鄭之事而

深歎先王封建母弟以藩屏周為策甚長也鄭王畿之諸侯也楚既興師以伐鄭豈不能越鄭而窺周周之於鄭咫尺耳楚莊敢問鼎而不敢取楚靈欲求鼎而不敢行豈其心之不欲哉誠畏器南則兵至環天下之諸侯皆敵也陵遲至於戰國宗族枝葉俱落而後為秦不然周未可量也或者不察文武成康封建之力乃信王孫滿為能言之士過矣嗚呼予於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晉予於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周

晉楚爭陳例

僖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有五年楚人圍陳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楚師伐陳　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有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楚公子貞圍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昭八年楚師滅陳

哀九年楚人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

伐陳

嗚呼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汙於荆蠻其無伯也夫攷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而夕至晉未之知空有鞭長不及之歎甚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其初中國之有陳則霸主之勢强其次中國與荆楚爭陳則伯主之勢弱又其次句吳與荆楚爭陳則伯主之勢去此皆春秋非常之事諸國盛衰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偕諸侯以

伐鄭偕諸侯以伐衛列國血刃陳不受兵第惟荆蠻之與鄭漢陽諸國蔫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桓創伯東方陳人欣然從之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畏楚故也二幽以後何役不會何盟不同陳亦藉齊以鎮撫其社稷而輯寧爾民是時楚已入蔡伐鄭而圍許四國適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犱犱四顧將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人圍許以來陳每有諸侯之事皆不至始使其世子来葵丘之會大盟諸侯陳又

不至凜凜畏楚矣遲疑不敢正視伯主者六年宣公卽
世穆公黽勉從諸侯於會一旦齊桓告終於諸侯之冊陳
遂釋然舍齊而從楚齊之盟陳與鄭蔡實攝贄之也原
齊桓之伯陳人每懼患於楚未嘗蒙患於楚則中國有
伯所以有陳也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二十有五年楚
人圍陳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狸號貁舞者時然勢然
也城濮之役陳與鄭蔡左楚人之袒執干戈與晉周旋
晉先楚鳴蔡鄭震恐脂車踐土之會以求免於晉而陳

獨後至何耶去晉最遠自拔於強隣者最難也文襄屢會惟晉是從如驂之靳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也自壺丘侵陳楚人遂敢於玩晉陳及楚平陳人遂敢於從楚新城之會陳侯實来南北爭陳之勢已自此始宣公元年楚鄭之侵晉盾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年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事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故也加以鄭人乍叛乍

服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寧舍陳以謀鄭書侵書伐書救奔命於一鄭自荀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於陳者二十有三年以其志於謀鄭也借曰謀鄭急於謀陳徵舒之罪安可不問使楚人得以藉手辰陵一盟陳人不復從會於晉晉人亦聽其服役於楚者二十有八年則晉楚盛衰之勢判然矣虎牢大城而鄭始服鄭人既服而陳亦來踐土之役曰陳侯如會雞澤之役曰袁僑如會君大夫之來也緩去晉最遠自拔於強隣最難也

奈何陳不得已而來晉不得已而受得一鄭不啻已足無暇謀陳書戍陳於㑹戚既至之後諸侯不書諸侯之散無意於陳也書救陳於子囊來伐之後師方及陳公即書至則諸侯之救無及於陳也襄五年公子貞帥師而書伐七年公子貞帥師而書圍楚之謀陳者寖重晉之謀陳者寖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意而令之去耳鄬役逃歸晉不復討兹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邪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吾料晉人

以得陳為喜不料晉人其以得陳為憂矣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吾料諸侯以陳人從楚為非不料諸侯其以從楚為是矣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能爭者伯主之勢弱也厥後楚令於陳若鄙邑然弟黄之歸二慶之戮楚得以行其令弟招之放孔奐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熊虎之滅弃疾之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雞父之役率陳以戰吳陳國區區以從楚挑吳哀六年吳人入伐勾吳與荆楚爭陳之禍又自此始矣夫楚人

不敢爭陳於桓文方伯之世而遂敢爭陳於靈成景厲悼之時中國與荆楚爭固已失伯　主之體獨奈何爭而不得而又棄之伯　主之體重失矣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而救陳者乃出於棄在海濵之吳十有三年吳會黄池而與吳爭陳者乃見於僻在荆山之楚一陳昔為中國之所有次為中國荆楚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勾吳之與荆楚不知當時伯　主安在哉嘗攷陳國之顛末慨世變之升降讀詩與春秋之終而有感焉陳從齊以

會北杏我莊公之十有三年也接王國之風絕丘中有麻之詩作是時王室衰而齊伯興陳從楚以盟辰陵我宣公之十有一年也接列國之風絕陳靈澤陂之詩作是時中國弱而夷狄强楚公子申伐陳接春秋之筆絕西狩獲麟乃伐陳之明年也時楚吳越交侵而中國微嘗平心而評之獎齊桓之伯者陳也列國之會不獨陳也来吳楚之爭者陳也小國之禍不獨陳也獨惟辰陵一事進不得為北杏二幽之時退又將為號申黄池之

漸此為南北强弱之界限也陳實為之事起於陳故列國之風特於陳而絶嗚呼詩之絶猶有春秋在春秋絶吾不知其所終

春秋提綱卷一

春秋提綱卷二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例

莊二十有九年鄭人侵許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二十有八年諸侯遂圍許　二十有九年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成三年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鄭伐許

四年鄭伯伐許　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

師伐許

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有六年叔老

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從楚豈獲已哉議者切齒諸

侯之從楚蔡為上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遨遊南北之

間者也子謂陳蔡鄭之所畏者惟楚許不惟畏楚而又畏鄭故許人始役役於齊終役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人之故齊之勢力足以及許許不甘心於楚而事齊晉之勢力不足以有許許始甘心於楚而倍晉越鄭謀許晉人所難鄭若來伐晉未必救楚大而近足以威鄭且庇許矣抑人亦有言鹿死不擇音許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何擇其晉與楚哉吾攷鄭人仇許之事蓋自桓公之十有五年始前此十有五年太岳之祀不絶如

綫不遷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許以俟其他日則鄭莊之力也寤生云亡忽突爭國何暇以一許為問許莊無子穆公托兄死弟及之名不告於天王於方伯於鄭直入許而為之君經書入不順之詞也不與其乘人之約以為利也自此鄭與許仇卒為世世不釋之憾許之自為謀亦危矣齊桓創伯遠足以來江黃寧不足以得一許七從會盟三從征伐許最有奬齊之功鄭欲有事於許未免猶畏於齊於莊之二十九年潛師侵許以脩

舊怨猶不敢聲許之辠而討之也齊之勢力足以庇許彼楚人憑恃其衆而必許之從楚豈許之所甘心哉襯壁之事傳近於誣盟洮以後猶有許男挼經可以見許之不從楚矣盂之役楚以子書許亦在會則齊桓没之四年也自後憑陵諸夏楚來而許助之晉文三會諸侯而朝王所許於踐土河陽不為不近惜不能自拔於荆蠻之中陷溺之為最深耳文公率會温之諸侯乘勝圍許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耶不

欲甚楚人之怒而置之也襄公不忘前怨偕陳鄭以伐
竟以無功返則晉人謀許之意怠矣救鄭之役新城之
會晉人聽許之自北二扈等盟許又不至晉人聽許之
自南僖公三十有三年以後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十
有六年君臣朝夕謀陳謀鄭且不暇安有餘力以及許
耶直至雞澤之盟鄭人服而陳亦来始敢興師以問許
荀罃伐於襄公之三年荀偃伐於襄公之十有六年晉
人得鄭始敢問許也許公之謀國亦曰吾邇楚而逺晉

許若從晉未必釋鄭人之憾反以名楚人之怨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其內許國之危朝露矣故從楚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於鄭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發者三十有八年謂許人之見重於楚也陽橋之役靈公為右於蜀之盟許人不書鄭人始知許之不見重於楚成之三年姑使子良伐許以嘗楚之救與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再伐而不救則三冐衰絰以興戎不恤也卒使鄭許交訟不之晉而之楚子反何人乃攝士官而聽

其詞諸侯之無霸害哉成十有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公之十有六年諸侯之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國君會夫兵莫慘於志鎮鄉為下春秋書之曰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忍矣哉鄭伯之為此行也許男平昔恃楚臨鄭之謀卒於無成為鄭人笑是用痛心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時之為此言可憐哉一旦楚有亡郢之釁鄭遂有滅許之師墟人宗社皐無所逃春秋嘗因許而狄

鄭矣於滅國夫何誅雖然楚不為無辠也鄭人本不敢興伐許之師為楚不救耳遷葉不能免則遷於夷夷不能免則遷於白羽白羽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凡四遷許之勞不如一救許之力黔驢之技止於此鄭不滅許何為哉紀恃魯而悞於魯黄恃齊而悞於齊許恃楚而悞於楚此可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或曰鄭許紛紛之訟子何以折之許曰予舊國也鄭曰予俘邑也當以左氏之言為案春秋之初書曰鄭伯入許春秋

之終書曰鄭游速帥師滅許當以仲尼之筆為斷子請為之辭曰滅許之辠在鄭誤許之辠在楚恃楚不事鄭之辠在許聽鄭人滅許之辠在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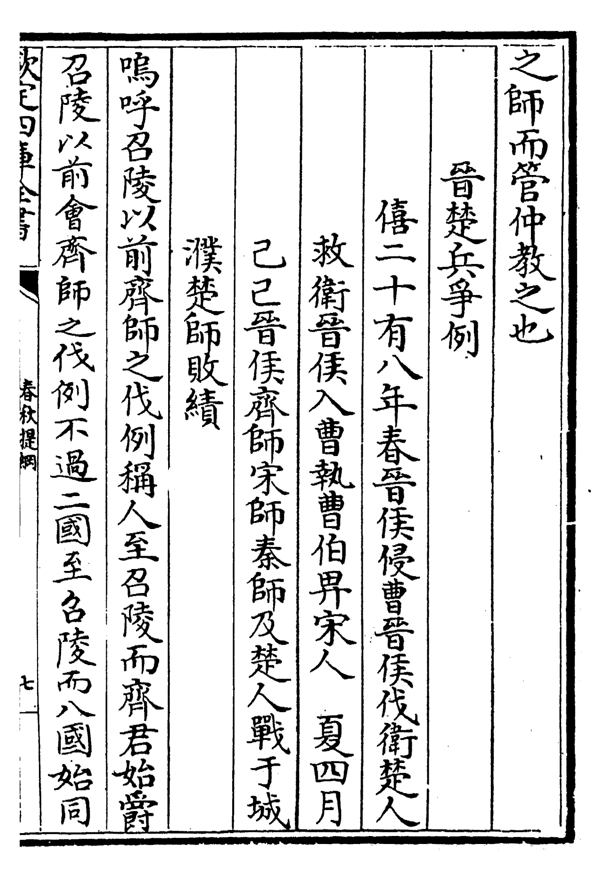
齊伐楚例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嗚呼此一役也齊侯二十餘年之智慮所及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侵伐之所無論五伯者嘐嘐然曰桓公曰桓公其在此乎然則侵蔡伐楚書遂者何蔡自北杏以後不與會盟聲兵問辠蔡其何辭何必潛師而為侵荊自敗蔡以後屢為不道正名定辠楚當首師何必先蔡而後伐吁不然陳蔡鄭許密邇荊蠻蔡居汝水之南實為楚人門戶之蔽召陵之役陳從則宛丘之道通許從則許昌之援集鄭從則虎牢之關未閉獨蔡之即楚為齊師南北之據吾將聲兵討蔡楚必救之救兵具至吾不下

蔡何及於楚不若輕兵以侵之蔡人倉卒聞諸侯之至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可復支矣蔡道既通遂事南伐楚楚人亦不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况楚人憑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而誰何一旦聞蔡潰而及已倉皇四顧欲守險則陘者先君蚡冒建國之地已為諸侯有欲戰則狼顧恐江黄之議其後所以有屈完之如師與經書侵而遂伐神速而不留也伐而書次持重而不迫也来盟於師盟於召陵克敵而不驕也吁此固齊侯節制



之師而管仲教之也

晉楚兵爭例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嗚呼召陵以前齊師之伐例稱人至召陵而齊君始爵召陵以前會齊師之伐例不過二國至召陵而八國始同

役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輕兵薄賦以寛民力一旦問楚力有餘而氣倍之楚人懼不敢動此召陵之偉績也予嘗論桓公中才之主無管仲則繩墨放管仲霸者之佐無桓公則他人不能用不及時謀楚且寛為二十五年規模以治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設桓公管仲有一不幸若楚何哉顧公之心未嘗忘楚第内安諸夏外攘夷狄二十五年之久猶不覺其怱遽也盖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公所以先合諸侯而後伐楚楚人不退則諸

侯不服文公所以先與楚戰而後合諸侯桓公沒諸侯苦楚之暴久矣盂之執諸侯不敢問泓之戰宋人不能當伐齊圍陳暴骨如莽又合四國之師環宋城下而圍之是時也其間或有強有力者出與楚戰諸侯不欣欣然視之如歸乎況城濮之役晉楚雌雄未戰先定楚師連年暴露民不獲息肩不足以當秦晉方鋭之氣子玉剛而無禮志驕氣盈不足以敵齊宋必死之鋒以驕將御疲兵多愈見其敗楚子少與之師而欲與四大國相

馳驅其勢不大懸絶耶吾諒晉人惟恐楚人之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繼則重兵伐衛以督楚之急楚人救衛果墮其謀晉遂卷甲疾趨入曹而執其君矣楚人徬徨顧盼不知所為謂晉侯已侵曹矣不知伐衛之又晉侯也謂其已伐衛矣不知入曹之又晉侯也春秋屢挈晉侯文繁而不厭或者賞晉侯之功而又辠晉侯之譎與執曹畀宋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示

子玉之怯而鬬勃之請戰必矣以四大國之師而萃其一軍其畏不敗乎此一役也楚人請戰晉侯書及春秋誅意之筆也嗚呼齊桓屢盟屢會而後為名陵之役既得諸侯而後伐楚也晉文一戰勝楚而後為踐土河陽之會既勝楚而後得諸侯也非其時異而事不同耶然則以時而論則桓公之創伯難文公之繼伯易以事論則桓公之成功遲文公之見效速以心術論則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

晉伐齊例

宣十有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

及國佐盟于袁婁

襄十有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

還

哀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嗚呼隱桓之世天下之強國四成襄以後天下之強國二莊僖之世天下之強國四成襄以後天下之強國六設吳越不死戰國之稱雄者不知其幾子讀春秋而悲天下之為戰國久矣秦楚吳越俱不足論攷齊晉兵交之由而知中國之兩強不相立也齊桓之子孫雖不足以繼伯而每每不平於晉

晉文之子孫雖號為繼伯而亦不敢責備於齊齊桓伯業已積漸於僖公小伯之時其行事之規模與汝伯之功烈大非僖公之所可望南伐强楚北伐山戎西會葵丘東會於淮三十餘年之經營天下者略徧獨晉人盟會所不及征伐所不加執虞滅虢此誰之辠略不以一矢相加遺何耶諸侯固避晉之强也孝公銜取穀之怨合晉師以却楚豈料城濮一勝晉伯遂成踐土翟泉兩會偕来吾諒齊人本心必有勉强不獲已者矣我伯國

之餘也縱自輕奈辱先君何自後晉人大盟大會齊君大夫不復從者四十有六年齊人不道虐執天子之使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魯人兩告於晉晉不一問於齊晉之視齊猶向也齊之視晉也齊惠結魯以抗晉魯亶舍晉而事齊天下幾有兩伯郤克使齊齊晉之憾始開斷道一盟齊魯之交始散一笑興師生靈何辜春秋書七大夫戰一齊侯牽之敗吾不為齊侯羞為列國之諸侯羞也齊以師徒撓敗之餘少殺其勢俯首帖耳於蟲

牢馬陵之盟自是以後黽勉聽命豈其本心戚之役以
國佐至打之役以崔杼會晉亦喜於得齊何暇屑屑計
此哉悼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齊獨以世子當之晉亦
苟焉不敢為責備之語光列於諸侯卒使齊人得以藉
口蓋其平日憤憤不平之心不欲晉伯勢力不至不得
不來悼公末年伯心稍倦則有我北鄙之伐平公新立
溴梁之盟高厚已有異志矣十有七年君伐我而圍桃
臣伐我而圍防非以弱魯正以陵晉平公合十二諸侯

環其城下而攻之經書同圍葢仲尼特筆之文以著齊環不道之辠也繼是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公又親辱於諸侯矣雖然齊猶未也以勢力强大之齊而役役於地醜德齊之晉豈其甘心哉沙隨之明年伐衛伐晉以報東閭之役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生平憤怨之志始快攷春秋自非秦晉世世之讎誰敢執戈而與晉角晉人曰晉楚齊秦匹也楚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宋之盟戰國之兆也嘗記景公如晉飲酒投壺晉人

已有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之言至召陵侵楚以後諸侯相顧莫敢先叛齊及鄭盟於醎及衛盟於沙又及魯盟於夾谷率衛侯次於五氏於垂葭以伐晉而諸侯遂無伯矣嗚呼諸侯之有伯固非王室之幸諸侯之無伯又豈世道之福春秋於五氏垂葭之役不書伐而書次聖人重絶晉之文也晉國將分莫適為主至哀公十年趙鞅始帥師侵齊以報之亦足以見公室之大弱晉固失伯景公輕躁如此豈得為諸侯盟主哉徒以促天下

之無伯而春秋終焉且夫齊國之大不減於晉晉文之盛不及桓公後世子孫惟悼公稍有聲績其餘齊晉數君不大相遠晉獨得以世伯者大抵其國以教訓獎拔風俗人才世出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韓范趙魏之徒支持伯業與春秋相為終始此亦晉人深憂遠思之意以齊桓之事為覆轍也桓公有管仲而無繼所以無世伯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伯之績孰謂區區伯業而可無人為之乎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桓

其有焉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景公其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晉文其有焉

秦晉兵爭例

僖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

三十有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河西之地　函關之地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河西之地杜云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冬晉人宋人陳人

鄭人伐秦不書地　三年秦人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皆晉地王官在河東　四年晉侯伐秦傳云圍邧新城杜云秦邑傳按邧新城在河西　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云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杜云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　十年秦伐晉傳云春晉伐秦取少梁按地在河西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傳又云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按地在河西杜云縣屬馮翊　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按地在河東其縣實蒲坂之南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秦與國　二年秦師伐

晉傳云遂圍焦杜云晉河外邑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書地無傳　十有五年秦人伐晉傳云次於輔氏杜云晉地按地在河外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云諸侯貳故也不書地　十有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邾人滕人伐秦傳云戰於麻隧按地在河外

襄十年晉師伐秦傳云報其侵也不書地　十有一年秦人伐晉傳云濟自輔氏杜云自輔氏渡河在河外　十有四年叔

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傳云及涇不濟按涇水出安定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嗚呼秦之先其得為諸侯乎車鄰一詩美秦仲也以孚配國無爵命之稱不過春秋邾儀父蕭叔之類然秦之强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已欲漸進於諸侯矣然而猶未也襄公將兵平戎取岐豐之地受顯服駟鐵之詩有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國人始尊之曰

公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國人始呼之曰君又且矜其車申以討西戎駸駸為西方之强矣然而猶未也盟會不同聘問不通春秋七十有五年未有以秦事見經者方是時天下惟齊楚為强而晉亦未之闚也至僖公十有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於韓增天下之强國而四此春秋之降而戰國之萌也歟是役也秦伯首戎晉侯書及春秋以晉侯之志為此戰也獲晉侯若匹夫然吾甚為諸夏羞前此春秋秦晉略之一旦以夷

狄獲諸夏之君其威足以動天下矣是年晉侯歸不書
春秋不予夷狄專廢置之權也首納夷吾齊桓猶在繼
納重耳穆公已有霸視諸侯之心豈料城濮一勝晉執
牛耳穆公已有憤憤不平之志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
恩易怨人情之常春秋於圍鄭之役晉文貶而人之秦
穆貶而人之志二國兵爭自此始矣晉文艱難險阻十
有九年穆公畏晉猶隱忍而不敢發襄公新立未免以
童稚目之不聽蹇叔千里伐人襄公出其不意衰絰即

戎要諸殽而敗之穆公始謂晉文不死矣殽陵悔過若不自容奈何秦誓猶新遂為彭衙拜賜之師晉師才報是冬晉人伐秦又為濟河焚舟之役言出自口而又食之皆其不能懲忿窒欲之過至文公四年晉侯伐秦秦伯始踐誓言斂兵不報春秋以是髙穆公也康公不顧晉甥之愛納不正以伐其喪趙盾不顧先蔑之請不謝秦而與之戰春秋於令狐之役兩責之康公不悛又興怨兵以伐晉文之十年春秋於是再狄秦矣河曲以後俱無足

論但晉自失伯秦亦不競十有六年楚人秦人滅庸兩
雄始為犄角之勢楚雄於南與晉抗伯秦强於西以為
楚援自是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楚之師晉之
伐秦者乍勝乍負無大得志焉爾春秋深惡二國之爭
韓原之戰猶舉秦爵戰殽以後凡將無君大夫皆書人
者春秋所以狄秦也僖之三十有三年書曰晉人及姜
戎敗秦於殽晉猶自別於姜戎宣之八年書曰晉師白
狄伐秦晉卒無別於白狄春秋所以狄晉也二國兵爭

六十有九年直至襄公十有四年伐秦之役二國兵爭之文始絶晉尚有志於諸侯秦人不復濟河而東矣傳載秦哀公救郢却吳惟此一事外未聞加兵於諸侯閉關不出務農訓兵坐以待天下之釁其為志豈淺淺耶他時囊括天下之規模已在此矣蓋甞讀書至此覘秦人之用心非諸侯及也且夫未有秦風以前秦猶附庸之微也秦風數詩詳著秦室始大所以列為諸侯之始未有秦誓以前秦猶諸侯之雄也秦誓一篇深許穆公

悔過所以進為王道之漸詩以諸侯許之書以王道許之春秋兩以國挈秦者所以惜其終為異俗之歸春秋非固以異俗待秦者岐豐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公一以勇力驅之慷慨激烈忘生輕死讀脩我甲兵與子偕行之詩令人壯而悲之夫周自后稷公劉世世積德至武王而有天下秦自秦仲襄公世世積威至始皇而有天下計其脩短亦積德積威之所致也嗚呼春秋之晉至戰國而分為三三晉至始皇而合為一不特為

三晉歎可為諸侯歎不特為諸侯歎可為一周歎秦之亡抑不足歎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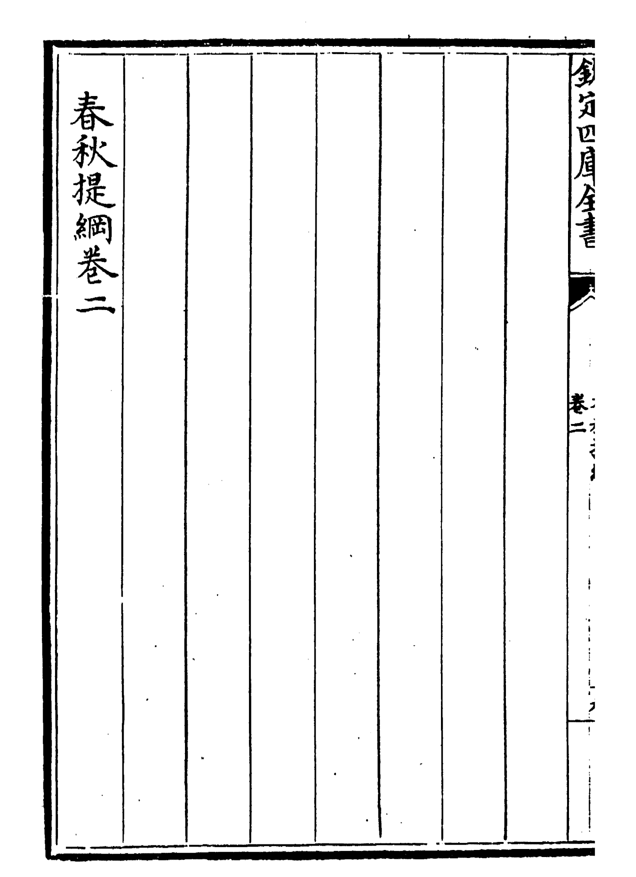
關曰焦曰瑕曰華陰曰華陽曰桃林曰桑田皆在關之左右者也秦師之由陸常必由之所謂殽有二陵乃函谷之間也按地理其關東接澠池西連華嶽北濵河渭南鄰西虢自東陵至西陵凡三十五里東則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則石坂十有二里險絕不異於東殽此天之所以限雍豫之地

河曰涇曰沂曰麻隧曰劉首曰令狐曰桑泉皆在河之左右者也秦師之汎舟之役必由之按其地理河之西謂之龍門西河而涇屬渭汭之水入焉河之東謂之大原岳陽而覃懷

衡漳之水入焉其西有韓原有少梁城有華城有北徵有邧新城皆近於彭衙者其東如晉陽如歷山如涑川如王官如解梁城皆依於河曲者河水瀰瀰一派自北而南此天所以限冀雍之地

彭衙 昔文王親迎於莘在洽之陽即此彭衙之地秦師自雍以伐河西凡七百餘里而至彭衙按地屬郃陽縣西北有城

河曲 昔成湯伐桀升自陑即此河曲之南按地屬蒲坂縣之南秦師自雍以伐河東凡六百五十餘里而至河曲




春秋提綱卷二

# 春秋提綱卷三

宋 陳則通 撰

## 侵伐門

### 吳楚越兵爭例

成七年吳入州來 楚邑

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十有四年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二十有四年楚子

伐吳 二十有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

辛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有三年吳滅州來　十有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有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二十有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二年吳伐

越

定二年楚人伐吳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五年於越入吳　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三年於越入吳

嗚呼甚矣晉人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之叛楚而通其交終則俟楚之釁吳以絕其好甚矣吳人之以計中

楚也始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疲終則去楚之與國而令其孤至今讀春秋者徒知吳病楚而已不知其謀楚之巧徒知晉通吳而已不知其譎吳之深也我宣公之八年楚人疆舒蓼盟吳越而還吳之為楚役舊矣吳未始叛楚也而教之叛楚吳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陳吳未甞會諸侯也而誘之會諸侯蒲之役不至雞澤之役不會跨海求好此非吳人之本心鍾離善道戚相之數會中國每汲汲焉於吳者以晉方謀鄭楚驟爭之念諸

僕莫可以制楚獨吳居肘腋能為楚患晉惟恐吳之釁不亟也州來之入吳始挑怨於楚鳩茲之克楚復結釁於吳兩雄相持莫肯先下晉遂得從容三駕以伐鄭楚不敢爭者畏強吳得以議其後也蕭魚以後楚方忿吳不復問鄭晉已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招而進之滕今也麾而置之地特未有辭耳襄公十有三年吳伐楚喪釁日已稔晉之謀國者亦曰吳日有事於楚不幸楚伐吳吳請師以救吾其能興師數千里以救之乎又不幸吳

伐楚吳請糧以濟吾其能告糴於諸侯以予之乎從之
我疲於奔命不從吳易以生怨不如因其伐楚喪也而
退之我直彼曲不復有辭矣故十有一年會蕭魚十有
四年會于向者晉不復恃吳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戮人
襄之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同伐鄭喪使鄭人得以藉
口尚何責於區區蠻夷之吳也哉此吳人墮晉人計中
者也噫孰料楚人墮吳之計也哉楚無陳蔡鄭許則不
能抗衡北方無荆州羣蠻則不能自保其國隨人叛則

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啟僻在荆山與蠻雜居號為長雄一有反噬彷徨四顧吳直海濵一微國耳以封境之大孰與楚以兵力之强孰與楚一旦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人之右臂幾斷一伐以子重襄三年再伐以子囊襄十四年東奔西救竟不得息肩子囊將死襄十四年傳凛然有朝夕及郢之憂然猶大夫奔命未聞楚子之親辱於吳也襄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以無功返吳人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有五年吳子攻巢殪於一矢

吳人自此有不戴天之讎非楚斃吳則吳斃楚不止也
然前此楚人兩以大夫一以國君伐吳未聞楚子罷諸
侯以有事於吳也楚靈怙其强暴卒會申之諸侯大而
若陳若蔡若許小而胡沉頓夷之屬疾鞭而戰之明年
又驅徐越而來謂目中必無吳矣卒不得志而去又明
年遂罷有房鍾之敗楚人罷勞轉徙忘寢與食卒不能
堪而為乾谿之事則吳人以計疲楚之效也熊居以來
吳張益甚向者伐巢今遂滅巢向者伐徐今遂滅徐向

入州來今遂敢於滅州來而楚人之藩籬空矣一戰於長岸而楚師敗再戰於雞父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與盡矣吳且用伍員之計多方以誤楚楚人自往伐於定公之二年諸侯不來吳已策楚之在其掌握中矣柏舉之役春秋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者楚以羣蠻為國羣蠻盡則惟郢存焉耳傳自伐郯以後侵楚伐楚歲不絶書經獨不書吳伐楚之文惟諸樊隕巢書伐楚以致其志其他書入州來滅州來滅巢滅徐而遽以入郢書者

吾是以知楚人以諸蠻為國也雖然吳方在楚越又入吳何禍亂之相尋至此耶楚靈率諸侯伐吳越大夫壽過會其役楚子率舟師略其疆越大夫胥犴出勞王則越之仇吳楚實使之昭之三十有二年吳始以伐越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吳告十有四年越又大敗吳於檇李上國諸侯方以吳為憂不知東南又有一越矣勾踐歸玉帛於吳歸臣妾於吳如豢牲牢侯日而用之黄池之爭未已越已輕兵間道造其國都矣此又非越人之

以計中吳耶嗚呼吳以計中楚越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力勝之春秋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黄池之後戒哉戒哉好用兵亟戰者宜有以鑒乎此

齊伐魯例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僖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齊人伐我北鄙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十有五年齊人侵我西鄙　齊侯侵我西鄙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師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

襄十有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有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

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嗚呼魯天下之望國也立乎諸侯有冠冕佩玉之氣象諸侯之所尊敬而未有謀害之者齊我乎大邾莒我乎小之三國者曷為屢以侵伐書耶攷之經邾之伐我必南鄙邾在魯之南者也莒之伐我必東鄙莒在魯之東者也齊之伐我必西北鄙齊在魯之西北者也然而邾小於莒莒小於魯俱非魯之所畏服焉者獨齊視魯為大其為魯患亦不細予得而備論之春秋之初齊魯為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强齊春秋之中齊晉為敵國魯不恃

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為敵國吳不得魯不足以伯吳齊强而魯之衰也晉强而齊之衰也吳强而晉之衰也此三變不直係之魯王室諸侯一時國勢之盛衰皆於此焉係吁可畏哉魯入春秋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來輸平正以離宋魯之黨繼盟于艾又以合齊魯之交伐宋入許何役之不從至桓公之三年又使姜氏撫有其國人見齊君之汲汲於魯不知魯國之强正齊君之所甚忌也郎之戰胡為乎來哉奚

之役何辭以加我哉不過加兵於魯以弱之也猶有公子彭生拉幹之事安得而加之公不惟弱魯而又弱周莊公不於此時礪復讎之戈低首下心忍與之周旋諸兒既死春秋始有公伐齊之文不書納糾人或疑其復讎上書納糾下書葬齊襄公子同萬古有餘辜矣乾時之敗公幸而免既為公諱師敗績尚何足諱哉我師敗績之後魯弱不可復振長勺之勝無補於事齊伯將興魯何能為役役會盟猶未免於三國之討至孝公齊少

懦矣西鄙之侵來不敢禦追又不敢及僖公之恥莫大乎以一國畏矣此非懲莊公乾時一敗而然耶齊又不道伐我北鄙且國内豈不足乃卑卑然使東門遂奔荊蠻以請師雖有伐齊取穀之功不足以蓋棄親即讎之辜魯乞師於諸侯春秋不書此特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魯之衰可嘆也已晉人世伯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晉是望齊人兩侵一伐晉曾不以手援之訟及宣公甘心向齊會於齊朝於齊從伐萊於齊惟得免

於討之為幸晉人畏齊晉之匹兵出勝負猶未可知文十有五年齊人侵魯明年魯受齊盟晉置齊魯於不問者二十年郤克忿帷房一笑之辱請伐齊不許請以私屬不許無他畏齊晉之匹也斷道一盟方爾北鄙之伐何為臧宣叔如晉乞師其時郤子為政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不然晉人詎肯為魯出師耶魯人掃竟興師四卿並出此一役也將封疆社稷是以若其不捷晉之表裏山河固無害魯在齊之宇下其危哉其患顧不特西鄙

北鄙而已春秋内大夫㑹伐例不過一卿此書四卿師
師㑹晉郤克見魯於是役凜凜也一戰勝齊遂取汶陽
魯則快矣齊君之怒猶未已也以晉故蓄憾於魯而不
敢泄者三十有二年悼公末年晉伯已怠平公新立未
狎諸侯襄十五年以後齊侯伐我者四而書圍者三高
厚伐我而書圍者一繼又用大師以加之我者一春秋
稱君舉其君也稱其大夫舉其大夫也稱師舉其師衆
也此所以致諸侯同圍之師歟予謂魯之仰晉也常急

而晉之救魯也常緩文十五年齊人病我不即救後二十有二年始有葦之師非救魯也郤克為婦人之笑辱也襄十五年齊又伐我不即救後四年始有東閭之役亦非急魯也唯荀偃之妖夢是踐也襄之二十五年崔杼來伐齊人摩厲以須莊公矣不善之積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昭公暨平齊魯得以無事景公乘晉氏之失霸也兩使國夏來伐我定公於是為夾谷之會向暨齊平猶不得已今及齊平我欲之非不得已諸侯無伯之辭

也齊方得魯豈料吳人勢强力大又有過於齊者哉哀公八年吳伐我為城下之盟而還魯自是役屬於吳不敢背二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吳名魯而魯往會之也艾陵之戰上書公會吳伐下書齊及吳戰而公不與焉者豈非吳人伐齊未知其曲折但使魯人鄉導之乎是故吳之霸魯成之也予不暇於邑於吳而獨於齊魯乎責備之春秋自僖以來齊人侵伐之筆相望於史魯獨三書侵以報之兩書至以危之魯畏齊

不足以為魯矣自哀以上書齊人伐我西鄙否則伐我北鄙鄙者猶有遠魯之辭哀十一年獨書國夏帥師伐我已有直至城下之辭齊之廹魯已不容魯矣雖然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亦不必論春秋告夕晉伯已衰齊當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者亦一季氏逐君君自歸於齊使齊人鳴鐘鼓以討意如之辠復昭公於國執意如歸之京師則天下之伯當不在晉而在齊柰之何信梁丘據之邪言而止為惠不終齊之失伐魯者

一也陳恒弑齊夫子沐浴而朝請討之使魯人建旃於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何患不克天下之伯當不在諸侯而在魯柰之何制於三家之權臣而止則見義不為魯之失伐齊者一也嗚呼齊魯而如此將王者之事不止一伯耳孟子何以曰春秋無義戰

魯伐邾例

隱七年公伐邾

桓八年伐邾　十有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僖二十有一年公伐邾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及邾人戰于升陘　三十有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　遂城郚　十有四年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十有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七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九年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自漷水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

邾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

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

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嗚呼魯之於邾三舉焉黨强而陵弱不義間大而伐小

不仁舍內而圖外不智藐焉一邾介於齊宋魯之間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翦為仇讎豈惟邾之辠吾讀春秋初年之簡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深歎夫春秋諸侯之盟俱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魯一黨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六年鄭人來輸平而魯猶未能忘情乎宋也故為宋伐邾以媚之鄰國相望擇其强可以托交者是從魯之執事豈其顧盟桓十有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矣春盟而秋伐之盟安在哉左氏於隱七年之伐

邾為宋討於桓十七年之伐邾為宋志然則魯宋役耳邾人兩受魯盟無一足恃自後凡霸主齊盟之外不復受盟於魯者一百六十有五年則黨强陵弱不義之罪隱桓二君實當之北杏之會邾人實來齊伯三十餘年邾魯之境得以少事宋襄代興曹南之盟僖十九年邾首從之介恃宋公以憑陵諸侯蕞爾小國乃使鄫子會盟執鄫子而用之邾不有宋何恃乃爾鄫魯之親也魯以宋人方伯之故猶未之問奈何又討須句傳僖二十年舉邾人滅須句

鱄濟之祀而墟之魯至是始不能堪矣僖二十有一年楚執宋公於盂公乘齊伯之不復也宋人之有楚患也今年伐邾明年又伐邾嗚呼邾可伐也魯獨為無辜耶春秋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果以伐邾為是則僖公宜得崇明祀保小寡之褒矣今其書但與伐國取邑之辜同則魯君之利在於取須句不在於復須句邾取而邑之魯又取而邑之耳春秋誅意之筆可欺也哉升陘之役春秋諱之僖公乘時徼利自取喪師之辜大為諸

侯羞追晉重耳告終僖三十三年之明年秦師新退公伐邾取訾婁猶未快也又有襄仲之師晉驩告終文七年之明年嫡嗣未定文又伐邾取須句猶有懼也又為城郚之役未免間大國以陵虐小國文十有四年邾有南鄙之伐我有惠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子來朝宣元年邾豈忘前日之怨而下魯哉是時宣公折節事齊而邾亦齊屬也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僅十年乘齊有惠公之喪伐邾而取繹宣十年遽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

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則間大淩小不仁之臯僖文宣三君實當之成公以後邾常役於齊齊服晉則邾亦服魯五年齊與蟲牢之盟邾子明年來朝十七年齊與柯陵之盟明年邾又來朝無他齊服於晉故也齊君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年齊侯伐魯鄙之北則邾人攻其南十七年齊侯伐魯鄙之北邾人又攻其南無他齊叛於晉故也受命於齊而來伐魯邾人之臯猶減於齊魯告於晉晉人為執邾子襄十年亦足矣魯何為

而奪之地取邾田自漷水亦多矣魯何為而又伐其國襄二十年仲孫速伐邾蓋是時三家專政公若不聞公直寄生之君耳襄公二十一年在晉季孫敢受庶其之地昭公在乾侯季孫又納黑肱之邑三十一年襄公以後邾多叛臣襄二十三年邾畀我昭二十七年邾快惟魯受之惟春秋誅之歷見其以惡黨惡之辠隱公行朝禮於魯奔定喪於魯將何以辠哀公元年一卿伐之二年三卿復伐之魯擊柝聞於邾一撮之土寧不相容向取邾田猶以漷水為限今自漷以東并

取之且曰及沂西田取而言及浸淫無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為日久矣雖取百邾無益於魯沂瀰何為含而圖外不智之臯襄昭以下之君實當之予嘗論之魯之取邑於邾為多魯卿伐邾於哀為多至哀公七年書曰公伐邾嗚呼魯自宣公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絶矣今公伐邾不知公之為季孫歟季孫之為公歟以邾子益來不知公之為邾子歟邾子之為公歟吾不忍言之也

春秋提綱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提綱卷四至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𠳐萱

春秋提綱卷四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魯莒兵爭例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莒人伐我東

鄙　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四年莒人侵我東鄙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嗚呼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兵爭非聖人所願聞也非有吳楚之僭竊非有要荒之强暴上關乎王室下關乎世道者當引諸侯之師一大治之使屈服乃止若諸侯

疆埸之事當遣一介以讓之不則告方伯以正之又不從則方伯告於天王以討之諸侯之自為國者其亦曰小事大大字小而已其亦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而已而况堂堂周公伯禽之魯諸侯之望雖齊晉不及也焉用自播揚焉下與邾莒為尋常之爭顧不可羞耶予嘗論惟貪功之君以服小國為美名惟專權之臣以取小國為實利名未必可取利未必可得其自辱多矣莒子之謚號與其臣之名氏不登於春秋之版徹之也春秋

之初未有書諸侯之入人國者而入國自莒始隱二年未有書諸侯之伐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莒始隱四年天王不問方伯不討循致其强浮來隱八年曲池桓十二年之盟魯人甘心焉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莒以慶父之故求賂乎魯魯若修文告以却之何患無辭季友師師敗之酈獲莒拏而俘之此皆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徒以舉二國之兵釁而已以莒人負恃其强然猶二十八年不敢逞尺寸之憾於魯者以齊宋之伯迭興而魯亦大

國未可動也迨僖公二十有五年衛人始平莒於我洮之盟魯人以為莒卿也而不足明年向之盟（僖二十六年）必得莒君而後已魯人之汲汲於莒亦非樂為此者升陘之役（僖二十二年）南已喪師於邾不欲東結怨於莒更生一敵以為魯患也之二盟也其亦僖公不獲已而就之耶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自後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有二年未必非衛侯一執牛耳之力宣公不繼前好以親仁善鄰莒郯有釁當敬行其禮道以文辭釋二

國之憾而鳩其民君茍有信於齊乎何賴春秋書公及齊侯亦有挾大淩小之意不書莒及鄭平而書平莒及鄭宣四年又見要盟無禮之辠公之心初以二小國為公耳平而不得則怒怒而不已則兵於是伐國取邑之事隨之是魯本欲釋鄭莒之憾反不能釋魯之憾無他貪功好名之志有餘而大公無私之道不足也不七年歸父會齊人伐莒豈怒莒未怠猶至此耶我成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弃惡同好以幸東鄙之無事莒亦畏我大

國退焉聽命而不敢較盖自襄六年莒人滅鄫臧紇救鄫敗諸駘莒人遂謂我之不能師也稱兵以伐我者三襄八年十年十二年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四年蕞爾小國襄公以前猶未至此寜非侏儒喪師以辱社稷有以來之乎魯君飭疆吏以備其不虞遣行人以告之大國如是足矣季孫不忍忿怒之心於十有二年莒人圍台之役救台遂入鄆盖亦怒蹊田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圍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嘗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春秋臣子之

所不敢春秋之義寧可無邑不可無君叛者之辠猶有甚於伐者之辠矣莒人為是報入鄆之役干戈相尋直至二十年仲孫速會莒盟於向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宥也魯又不祥背棄盟誓莒人有密州之禍季孫有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叔孫也設微趙孟之請則見戮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季孫受牟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牟夷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公也設微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為之季孫專利不顧上不君其

君下不親其親何暇顧一莒而不以為利哉愚按魯莒之爭不過向鄆二邑當隱公之二年莒入向桓公之十有六年我城向向猶有爭也宣公乘郯莒之怨也而取之向於是偏屬於魯當文公十有二年城諸及鄆襄公十有二年救台遂入鄆鄆猶有爭也至昭公之元年乘密州之禍也而取之鄆於是偏屬於魯取向取鄆外復何求昭公十年季孫又伐莒而取之郠小人之腹其有屬厭乎莒人愬晉平丘之執皋足以當季孫之身惜夫

晉人不以為戮而歸之也不然天去其疾矣豈其失魯而欲以莒疆之千社為臣

宋伐曹例

莊十有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六年宋向巢帥

師伐曹　七年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

曹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來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弱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與小國無怨故曹於春秋為無辠之國藐然在宋之宇下得保首領以没其敢爭尋常以盡其民不幸從齊討北杏之會以府宋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辠哉齊桓始伯名師於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

之則以從齊之故而蓄怨於宋進退皋也為謀實難況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下有陳侯之偕行若以為皋不獨一曹曹亦不料宋人之怒至此也二幽之役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稍進曹於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啟之末年伯業少衰曹已蒙伐齊桓朝計於諸侯宋師夕至其城下伐喪不義脩怨不仁僕僕然驅一

曹而來不知宋既脩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曹南之盟曹人雖在識者覘其他日之必不免前以伐書後以圍告宋人之加兵於曹者浸重向非執於盂敗於泓有荆楚以為宋患則宋人得志入曹以歸之事豈待春秋末年而後見耶抑人亦有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宋自桓公以來今幾世矣我宣公之三年宋人聞晉之有楚患也興師圍曹雖曰報武氏之亂實則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宋雖無曹猶憚伯主曹猶恃晉自庇其國卑𢘅一

盟諸侯瓦裂鄭敢於滅許蔡敢於滅沈陳敢於滅頓宋猶隱忍置曹於不問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洮之會宋既無晉豈復有曹一伐以欒髭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圍而不已則入振鐸之宗社墟矣夫自宋人憾曹一百八九十年而加兵於曹者三會洮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雖然曹亡非宋之辠也曹之先遠君子親小人其來已非一日僖負羈賢臣也不能用公子會好禮君子也使出奔

子臧社稷之鎮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赤芾三百彼何人斯吾觀曹風之詩有四而譏其遠君子親小人者二此固詩人一時諷詠之言至曹伯陽卒用公孫彊而亡其國詩人之旨深矣春秋無宋公滅曹之文者曹自取之也左氏浮誇乃謂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若冥冥之中隂有以使之者使後世人君用小人以敗其國而卒諉於天數者必左氏之言也夫

齊晉伐戎狄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三十有三年晉

人敗狄于箕

宣十有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　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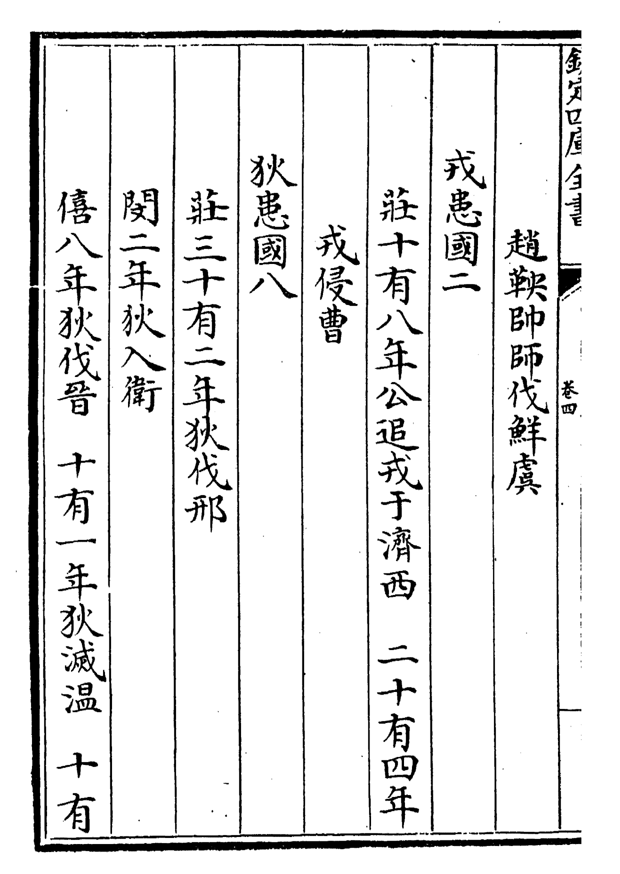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十有

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有二年晉伐鮮虞　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有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晉



趙鞅帥師伐鮮虞

戎患國二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有四年

戎侵曹

狄患國八

莊三十有二年狄伐邢

閔二年狄入衛

僖八年狄伐晉　十有一年狄滅温　十有

四年狄侵鄭　三十年狄侵齊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十年狄侵宋

嗚呼外域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采薇治外以下歴道玁狁孔棘之辭才一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之國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為尤甚嗚呼戎狄之患自古然爾至正名之書春秋紀戎之事不如紀狄之事為詳戎之事在春秋之始狄之事在春秋之中其名蠻陸渾之類於狄曰赤狄白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

惡他族之滋實偪處此與我中國共有此土也然夷狄之患不足憂戎狄黨楚之患深足憂戎起於西狄起於北得以綏齊人討楚之師狄强於北秦强於西得以窘晉人治楚之計秦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於吳則春秋於是終焉耳魯惠以來三世脩好桓隱二君踰歲即盟以堂堂周公之魯而制命於東郊之戎公及之盟不以為諱莊公不尋舊好而戎人敢為濟西之患虐執王使隱七年而衛人不能救廢置曹君莊二十四年而方伯不敢

問宕稷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不攷其故葢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自是戎終春秋不為大患矣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人伐邢越二年狄又入衛止一戎而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柰何次聶北城楚丘聊以紓邢衛之目前姑且置狄人於度外以戎狄故齊人不得南向而問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之恤至戎狄少戢中夏少安然後為召陵之役識者已恨其晚玆非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歟召陵服楚

狄人不敢睥睨諸侯者四年桓公經營諸侯惟晉不來齊不敢伐狄敢伐之伐晉固有輕齊之心溫王畿之諸侯滅溫（僖十年）又有輕周之意借曰晉遠諸侯齊置不問溫王畿也皐無所逃不合諸侯以討狄皐乃名許男以同伐北戎（僖十年）不知孰重孰輕孰急孰緩耶無何衞（僖十三年）鄭（僖十四年）又以侵告楚人間中國之狄患滅黃（僖十四年）伐徐（僖十五年）勢又張於前日矣桓公屢駕伐戎之功不足以贖終身縱狄之皐使為諸侯他日憂也桓公云亡（僖十七年）

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僖十八年）敢以伐衛（十八年）敢被髮左袵與諸侯盟（僖二十年）諸侯無歲不有狄師亦無歲不有楚患春秋予楚而人狄蠻夷之强至此哉城濮之役一戰勝楚意狄人為是震懾不敢復謀不數年侵齊（僖三十年）圍衛（三十一年）文公尚在狄且無畏文公既殁狄不伐晉而及箕耶（僖三十三年）此一役也先軫不反命大為晉恥故文公以後狄患尤甚於僖公以前之年侵齊（文四年）侵我（文七年）侵宋（文十年）侵衛（十三年）良以諸侯無討故也加以秦

人世仇屢爲晉梗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則有秦諸浮之會文十三年傳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豈爲他人惟秦狄是憂使楚人得恣睢於浪淵文九年壺丘九年夏厥貉十年皆見傳之役諸侯盡爲之有新城之會文十四年僅僅收拾旋又失之宣元年伐鄭六年侵陳辰陵之盟宣十一年一付之楚晉失爲伯寧非攢甶一役誤之耶嗚呼成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爲之也中行桓子懲邲之敗宣十二年捨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恥赤狄潞氏林父滅之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宣十六年君臣相

與告慶而矜功春秋不稱其帥止稱師或稱人者荀苑求名而不得也成三年晉郤克伐廧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於交剛喪師於楚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交剛以後狄不為諸侯憂者三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昭九年狄遂大創終春秋不復見經矣嗟夫戎盛於春秋之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秦張而狄猶熾之三强者不足為齊晉之弱祇足以成楚人之强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

俱以憊告而晉之伯業卒不加於前時者晉卿貪伐鮮虞之辠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乘晉辭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年士鞅帥師伐鮮虞明年士鞅帥師伐鮮虞蔡侯反假手於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功於諸侯晉師猶數數於鮮虞不少赦失肩背而養一指其謂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書晉伐鮮虞者五大抵陪臣自為封殖之過而晉伯堂堂然去矣嗚呼桓文縱狄固無損伯業之盛景厲以來之治狄亦無救于伯業之衰憂戎狄者盍

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弱而晉遂失

伯何耶

內大夫帥師例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四年翬帥師會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四年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二十有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　三十有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有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有三年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有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十年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有二年叔孫州

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

費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季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

嗚呼君將不稱師師例也春秋書公伐者六會諸侯伐者十有八豈其伐人而徒公以行哉蓋君行則師從春秋雖用大衆不稱師見師者人君之所當有卿行則旅從春秋於大衆必稱師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兵權有國之司命權去則國隨之秦漢而下外權重則勢逼京師内權重則變生肘腋委人以權久且不可況春秋諸侯之大夫世世之乎孜三家强盛之迹公室淩替之

由深歎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得兵權而後動於惡也其間豈無成季之勲文子之忠獻子懿子之賢而穆子昭子之不忘公室也類能保於其身而不能保於其再世能保於再世而不能保其數世之後人君何樂為不可保之事而予之以不可制之權吁魯無駁其首竊權者歟繼是而翬繼是而慶父隱閔之事俱不忍言至僖公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茲十有五年之公孫敖儼然三家鼎立之名已有公室瓜分之兆入杞伐邾又加

公子遂焉三家不得而專此也仲遂竊權之效卒見於文公之末年宣公德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舉國以聽之師師伐邾以歸父往會齊伐莒以歸父往魯國之兵權偏重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竟不得其尺寸彼其日夜切齒於東門氏者盖十有八年矣一旦宣公捐魯而歸父之為路人宜哉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鞌之戰謂魯有四軍者愚也謂魯有三軍臧孫特與其謀議者臆說也盖季孫行父將一軍而臧孫許佐之叔孫僑如

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魯人大賞戰鞌之功並登四子春秋循魯史書之耳自後臧氏東門氏並不以帥師見經非三家誰復有師哉此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兆也侵宋之役叔仲昇尸城成之役叔季偕往三家大抵以戰鞌為例成襄之世他臣不復帥師至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叔弓乃叔肸之子不在三家之列猶執兵權在叔孫之上者季氏引叔弓以為副也元年疆鄆則曰叔弓五年敗莒則曰叔弓十三年

圜費則又曰叔弓非為他人為季氏也不然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尺地一民俱非公有安得有叔弓者而師師耶他年公徒說甲執冰以遊左右皆季氏之私人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黨獨昭子忠不忘君謀不濟則以死繼之終亦無可奈何而已嗚呼大夫陵公室則陪臣得以陵其大夫邑吾邑也吏吾吏也至使二卿師師圜之隳之三家其悔是哉吾嘗持春秋之法而繩其師師之辠書入書取

大夫之貪利也書敗書獲大夫之貪功也書侵則受大國之令以侵與國畏之也書伐則挾其國之强以加小國欺之也會伐會侵伯主未興辠公室也伯主既興辠伯主也城邑畏外國之患也疆田慮小國之爭也及而救者伯主之不在諸侯也救而次救而遂者大夫之不用君命也圍邑則公室之有叛民三家之有叛臣也圍國則天下之無伯主大國之無小國也此猶魯大夫也鞌之戰列國兵權盡屬之大夫晉大夫帥師自文公之

三年始（處父救江）宋鄭大夫師師自宣公之二年始（宋華元鄭歸生戰於大棘之地）衛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鞌之戰孫良夫）曹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公子首）魯未有諸卿並將也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年（鞌之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列國兵權不屬之大夫者蓋寡矣（楚大夫師師始於成公六年公子嬰齊伐宋）晉魯之大夫强而列國之大夫强春秋不可復制吁豈大夫之辠哉豈大夫之辠哉

春秋提綱卷四